

温州乡土建筑

丁俊清 肖健雄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乡土建筑/丁俊清,肖健雄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9
ISBN 7-5608-2131-6

I . 温… II . ① 丁… ② 肖… III . ① 民居-概况-浙江-温州市② 民居-总体布局-浙江-温州市
IV . 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761 号

温州乡土建筑

作 者 丁俊清 肖健雄

责任编辑 黄国新 责任校对 徐春莲 装帧设计 潘向葵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发 行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望亭电厂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8.5

字 数 217600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8-2131-6/TU·351

定 价 4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我们在温州市规划局工作，工作范围除了市区本身以外，还有县城及建制镇，这就必然要接触乡村。由于出身和职业的缘故，我们对乡土建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此，所到之处就拍摄了一些照片，勾点草图。当时并没有“物聚于专长”的用意，更没有发表文章、出书的痴想。岂知这些朴素无华的乡土建筑，触之动心，味之无极，于是我们就深入到广大农村去收集。星移斗转，照片和资料越积越多。乡土建筑那种自然清新、纯净朴素的感觉犹如拾薪，日积愈高，终于使我们萌发了出版这本书的念头。

我们是趁出差之隙而主要是利用星期天、假节日到农村去做这项工作的，足迹遍布永嘉县芙蓉、苍坡、岩头、坦下、塘湾、渠口、水云、埭头、西岸、花坦、廊下、下日川、岩坦、下烘头、上烘头、枫林、鹤阳、鹤盛、鹤湾、东皋、蓬溪、下岙、中塘、上塘、大元下；平阳县北山、水头、溪南、五十丈、青街、顺溪、南雁；苍南县碗窑、金乡、钱库、蒲城、马站、霞关、炎亭；瑞安市桐溪、城关；乐清市柳市、白象、茗屿、茗东、湖头、高岙、磐石、慎江、黄华、象阳、翁垟、海屿、雁荡、南阁；瓯海县巨溪、永中、茶山、香山；文成县大峃、南田、珊溪；泰顺县彭溪、雅阳、香溪、雪溪、泗溪、三魁、西垟、大安、庵前、庵下、上洪、下洪、筱村、浦口、上武洋、下武洋等一百多个乡村及温州市郊几十个乡村，拍照、访问、调查，还和电视台合作制作过专题片，又请同济大学城规学院路秉杰教授、阮仪三教授指点帮助。路秉杰等教授于1996年暑假率领教师、研究生刘杰、刘磊等及70名93级建筑学专业学生来永嘉、平阳、泰顺对几十幢优秀乡土建筑进行测绘；1997年刘杰、刘磊两位同志再一次来温州深入乡村寻访实测。现在选出100多张照片，并吸收部分实测图介绍给广大读者。本书付印的照片仅仅是温州乡土建筑的片绵孤云，而随照片发表的文章，由于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可能是一孔之见；更由于水平所限，鄙陋乖谬之见亦在所难免，若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也就算达到作者的目的了。

照片带给大家的，仅仅是建筑本身，也即仅仅是“纹化”。我们不想以器物为本位进行剖析，而是将建筑放到其生存环境的宏观背景中去研究，通过揭示这些建筑和自然环境、人文关系等有形无形的背景之间的相互关系，敞开一条接近建筑文化本质特征的可行之路。这种“以底说图”的方法，可称之为将艺术创作主体的意境最后完成于艺术欣赏者的顿悟过程之中。

还有两点要说明的是：一、我们对有些照片加了注释，这并不是屋主或当时营造工匠的想法，而是我们的主观评论，目的是想给读者一些审美启发；二、出于同样道理，有些房屋（或局部）我们从不同角度拍摄，并且选入本书。

作者

1999.12

第一部分

(文字)

第一章 温州乡土建筑的生成条件

一、自然条件

1. 气候

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濒临东海，地处东经 $119^{\circ}32' \sim 121^{\circ}16'$ ，北纬 $27^{\circ}05' \sim 28^{\circ}37'$ 之间，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季盛行从大陆吹来的西北风，气温较低，雨水较少，湿度较小；夏季盛行从海洋吹来的东南风，湿度大，雨水多，气温较高；春季天气多变，时常阴雨连绵；秋季大气较为稳定，常见“秋高气爽”。其气候总特点是：湿度适中，热量丰富，雨水充沛，空气湿润，四季分明，季风显著，气候多样，灾害频繁。其光照、热量、降水三方面的气候特点是：

光照：太阳年辐射总量为 184.1kcal/cm^2 ($1\text{kcal} = 4.1868 \times 10^3\text{J}$)，年日照时数为1830h，年日照百分率为41%。

热量：全年平均气温在 $16 \sim 18^{\circ}\text{C}$ 之间，最热的七月份平均气温在 $26 \sim 29^{\circ}\text{C}$ 之间，极端最高气温为 41°C ，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气温为 $7 \sim 8^{\circ}\text{C}$ ，极端最低气温为 -9°C ，全年无霜期为260~280天。

降水：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730mm，多年平均蒸发量为1310mm。降水主要集中在4~9月，以梅雨、台风雨为主，梅雨后的七月，晴热少雨，常有旱象；夏秋之交，时受台风侵袭，有时伴有暴雨，易造成灾害性气候。

2. 地形

温州大部分地区是山地和丘陵，土地结构为七山二水一分田。

区内地形：北西高、南东低，地势由北西向南东倾斜。山脉呈北东向展布，且与海岸线略为斜交，并在北东端伸入东海，形成“里亚斯”式海岸（海岸曲折，海湾岛屿众多），是优良的天然港口。其北西部为中、低山区，南东部为丘陵或滨海型河流三角洲平原区。

其山地或丘陵大多由火山沉积岩构成，部分丘陵为花岗岩，最高山峰往往为流纹岩；而主要河流流向又常与山脉走向垂直或大角度斜交，在流水强烈作用下，地形常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形成著名的“雁荡地貌”，成为旅游胜地。

二、社会背景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东南沿海称作“越”，其中，今天温州、台州一带称“瓯越”。它处于浙北良渚文化与福建昙石山文化交接处。古瓯越人的主要经济活

动是渔猎。《山海经·海内南经》说“瓯居海中”，《逸周书·王会解》称“东越海蛤，瓯人蝉蛇”。可见，春秋战国时代，瓯越还很原始，不属于中原文化体系。秦统一天下，属闽中郡，不在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之内。西汉惠帝三年，建东瓯王城。古代温州，有两个重要发展时期。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大批中原士族南渡，其中很多人到了温州(时称永嘉)，《明嘉靖温州府志》记：“永嘉(注：年号)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更儒术斯之为盛。”于是给温州经济发展带来转机，人文逐渐兴起。刘宋时成为“控山负海，利兼水陆，东南之沃壤，一郡之巨会”(《永嘉嘉靖府志》)。隋唐代大力兴修水利，开发圩田；到了北宋，温州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当时的温州太守杨蟠诗咏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宋代士族地主消亡，庶族地主兴起，开科取士，平民子弟可藉发奋读书中举而进入仕途，因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宋王朝采取文化开放政策，因而学术思想比较自由，产生了程朱理学。温州出过不少理学家，后理学受压，温州乡间创办了很多书院，成为传播理学的基地。温州历史上第二个大发展时期是宋室南渡，这里实际上成为京畿之地，一方面是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经济聚集到这里来，另一方面是自身的发展。当时，中原人文荒落，温州却科名极盛，在北宋有程门弟子13人，南宋有朱门弟子16人。程朱之学经实践，批判产生了一个以温州人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说——永嘉学派。南戏也发祥于温州，温州成为当时全国学术思想中心，在经济、文化上都居重要地位。

南宋是温州文化史发展的高峰，经济文化的繁荣必促进建筑业的发展。从各县县志和一些宗谱上可见，宋代温州的乡土建筑已十分繁荣，只是时代久远，那些地面建筑大部分已不复存在，我们今天感觉到的乡土建筑高潮发生在明朝。经济是建筑业发展的首要条件，而建筑风格则和学术思想息息相关，温州历史上，尤其是南宋时期学术思想最为活跃，使建筑界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得以在此流行。如北宋浙东木工喻皓的《木经》的发表，南宋绍兴年间《营造法式》的重刊，明代计成的《园冶》、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斗的《工段营造录》以及清代的《营造法原》等的问世，无不对温州的建筑发生影响。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温州建筑，挹澜探源都是这个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三、民俗

温州民俗，源远流长，特色鲜明。瓯人在原始渔猎时期有“剪发纹身”、“蝉蛇顺食之美”、“且瓯文蜃”(《佚周书·王会解》)等独特的生活习俗。西周春秋时期有石棚墓葬，端午竞龙舟祈赛之俗。其后盛行东瓯王敬鬼，民间巫祀之风。永嘉建郡以后，王羲之守郡“以礼仁导之，而人益知向方”。隋唐流行祀神歌舞，宋代盛行“灯会”。有关明代的风俗，据明代温州人姜准在《岐海琐谈》中记载：

元旦，夙兴，放火爆启门。燃香烛望空而拜，次拜祖考，次及阖家长幼尊卑。

外而姻族往来，至初四五方止。

元夕，张灯街及神庙，起十二三至十七八方止。街市结盖松棚，或用欢门。神庙如仁济、忠靖、惠民、广惠诸庙以球囊、竹丝灯等装饰。华灯角胜争奇，游观者肩摩踵接，几无置足之地。村落糊楮象龙首尾，裁版为身，机转辘轳，篝灯于上，从以金鼓沿门索赏，谓之“龙船灯”。

立春，先日迎土牛委县，厢隅里长各行铺户，扮饰优者为诸项故事，乘载抬阁马匹，导以金鼓，间以香亭彩门，自郭外迎入府治，谓曰“迎春”。观者填衢塞道。

清明，折柳于门，携榼放舟，上坟祭扫，挂纸钱于墓，亦有因之拉宾行乐者。

端午，悬蒲艾于门，造角黍黑饭以馈遗亲戚者，以雄黄、菖本泛酒饮之，仍用以沫小儿诸窍，复以色丝为索，名“长命缕”，系其臂足，煎百草为汤，老幼毕浴，社庙备龙舟竞渡，几至浃旬。

六月六日，浣濯什器，沐发，浴猫犬。

七月七日，制米面为各项巧食，除去彩缕。

中元日，祭先或作盂兰盆追荐，街坊好事者延僧道普施孤魂。

中秋夜，办酒肴赏月，贫窭亦然，不因雨阻，倾城男女往双门观潮，亦有掬之以饑面者。

重阳，俱往登高，携觴者罕。

冬至，唯官府拜节，民度则否。制秫米为丸糍祀先。

腊月，选吉扫尘，既望后，随家丰俭，俱备牲醴祀神。谓曰：还冬。仍以餽余互相邀款。

廿四夜，以饴果祭灶或倩黄冠送灶君。人家厅宇及衢巷，燎火放爆，往往皆然。

除夜，易桃符、春贴、沃米为饭麸，以充新正之食。燎火放爆，一同前日。合家长幼拥炉团坐。名为“守岁”。诸房室燃烛，名“点岁灯”。造色楮为泉，曳而长之，悬诸楣楹。至若井灶圈圊，俱设纸马。炊粉米为糕糍，侑以果品腥牲，交相馈赠，列香烛、糕果供奉家堂香火，披祖先遗像于家及祠，一如奉神之礼。越新正第五日方除，俗号“拆龙盘”。焚其所挂楮钱，曰“烧年纸”。于是诸色人等各执所业，曰：“开年假”。

第二章 温州乡土建筑的地方特色

“温州好，别自一乾坤，宜雨宜晴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风色异朝昏”，这是清代温州外籍朝庭命官孙扩图描写温州风土人情的一系列竹枝词之一。该词正确地把握了温州的气候特色。犹如这细腻多变的气候，温州的生活方式也丰富而多彩。建筑与之同构，温州乡土建筑的整体特征是丰富细腻的。

本节所说温州乡土建筑的地方特色，主要是指住宅而言，《黄帝宅经》说：“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所以历来家家都注重住宅营造，成为乡土建筑的主体，亦是决定村落面貌的最重要因素。乡土公共建筑将另立章节研究。

一、不甚理性，注重实际

如第一章所述，温州气候闷热，多山多水多台风，风俗总体特征为巫风；地形封闭，有康有为先生称之为“截”（即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特征；同时，它与内地联系不便，而与海外交往盛行。温州的祖先长期和这些要素打交道，长期在这样的模式中生产、生活，形成了不重理论、注重实际、敢于开拓的性格和亲近山水的文化、心理图式。作为多元文化现象的建筑，与文化、心理图式同构，不甚理性，而注重实际。和其他地区民居比较，徽州民居、山西大户民居最具“儒气”、“商气”，江南水乡民居最具“文气”和“灵气”，而温州民居则介于“儒气”、“野气”之间。

“儒气”重的民居其根源是受方形田制、方形城制以及理性、礼制约束，因此，形成了以轴对称、纵深发展、内省气质强、天井式为主要特征的方形宅制。温州民居不甚理性，注重实际，创作目的讲究实用，创作方法采用了与背景“适形”的造物原则，形成了开放式的“一”字形形制。从村落、住宅的选址、布局角度看，温州多山，山区里田地零碎分散，人们为了尽量腾出耕地，而使自己的居屋尽量贴近山，跟山走、跟水走、跟地形走，所以，有很多的房子、村落表现出来的气质如行云流水，仿佛是从环境中长出来一样，可用“屋宇同位，三理（天理、地理、生理）合一”八个字概括其文化底蕴（照 1-1 ~ 照 1-7，见第三部分照片，下同）。

二、檐很多，出檐深远

温州乡土住宅从造型角度讲，它的最大特色表现在檐上：屋面外伸形成很

深的屋檐(照 2-1);檐的门类很多,出檐很深,一般占檐柱高的一半(照 2-2);在楼房分层处设腰檐(照 2-3);局部屋面升高,形成重檐(照 2-4);为保护山面不遭雨淋,产生山檐(照 2-5);室外走廊多以披屋形式处理,又产生廊檐(照 2-11);在山面或没有腰檐的墙面上开窗、开门加上雨坡,成为窗檐、门檐(照 2-10);有些食
物、种子需藏在通风、防湿的地方,故又创造了檐箱(照 2-7, 照 2-8, 照 2-9);为适应沿海风大的特点,在主体建筑山墙的两端往往加坡,以抵住主体的山墙,增加了建筑物的刚度,同时披屋面遮住了主体建筑山墙的大部分,可挡雨又减少太阳的辐射,这种披屋,可看作是扩大了的檐(照 2-16)。百褶裙似的居屋,如一株阔叶树,枝叶扶疏,春意盎然(照 2-5)。同时,屋与屋相连形成连绵之景。

檐还有生产意义上的作用,廊檐下是堆放杂物、晾衣、纺纱、置磨、搁风车的好地方;檐相当于今天的窗台,是置放蚕床、晒鞋、晒食物等的场所(照 2-4, 照 2-14)。各式各样的檐箱,使人想起鸟巢,依附在几片树叶下,构筑起一个小家,成为农家贮藏食物种子等小件物品的地方,同时还有美化居室的作用(照 2-13)。

这些檐又派生出另一个特色,即造就了丰富的山墙和生动的屋角(照 2-15)。很多住宅的屋角头,因此成为家庭活动的重心(照 2-16, 照 2-18)。有些住宅两层楼房的腰檐与山檐相交,在山墙上挑出一片斜面,或者转折过来,在转角上断开,形成一个巧妙的山尖(照 2-17)。有的山尖做得很大,具有“亭”的作用(照 2-23)。有些住宅山墙面上用一排细长的斜撑,支承披檐,增加了山墙前空间的层次和形式变化,把力的传递表现得轻松自如。更有甚者,有些住宅把楼梯做在山墙山尖下,体现了山民的野性(照 2-19)。这儿的山墙,大部分是木板或竹帘糊上草泥做的,木板一般为原色,草泥糊的山墙一般刷上一道石灰,也有刷砾灰(贝壳碾碎烧制而成)的。深深挑出的檐和桁条,白色(灰色)透薄的墙面,凹凸的梁柱,产生玲珑的结构感(照 2-6)。

温州乡土民居中也有用砖砌的封护山墙,这些山墙往往做成观音兜式或五花、弓背,山墙的轮廓线很有弹性、很有生气(照 14-3)。

一字形屋有两个山墙,H形屋有四个山墙,温州古代的匠师们不满足在这些山墙上做文章,就连“门”形住宅,后面的两个角也都向后和向外侧面做出山墙来。后面两个山墙是厢房的,侧面的两个山墙是正房的。

深入温州农村,人们会得到一个印象,温州乡土建筑最丰富的地方是檐,最富机巧、最有生气的地方是屋角和山墙,它往往代替了现代观念中的正立面而成为主立面(照 2-15)。我国古代正统建筑的主要精力放在第五立面(屋顶)上,温州乡土民居则放在头顶的稍下一点——檐上,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檐字在古代《说文解字》中:“檐、槐也”,槐,即连绵之状。古代“槐”、“榼”通用,“榼”为“楣”之意。中国的古文字是社会的写照,也是实践活动的结果,檐字点出了温州乡土建筑的基本特征,勾画出温州的气候、地形地貌和社会经济、生

产面貌的基本特点。历史上,王羲之和谢灵运都任过温州太守,他们的人格、字韵、诗品都可以说受过温州山水的孕育,反之,也可以引证温州山水和建筑。温州溪边浣衣女的“鹅兜”参差成群,仿佛由王右军饲养的白鹅变成,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温州乡土民居众檐确具有鹅兜参差、芙蓉出水之美。

三、横向发展,开敞通透

温州乡土建筑的第三个地方特色是开敞、通透。中国古建筑以群体之美为特征,温州乡土民居大多数是独立的,房屋外向开敞,四个面都开门开窗,不设防、不拒人,它没有江南一带官宦府第的跋扈气势和奢靡装饰,既不同于粉墙包裹着雕梁画栋、颇有书卷气、带有内省气质的徽商住宅,也不像北方的四合院和江浙一带的天井式及云南的一颗印式民居,把自己围合得很严密;温州民居独立对外(照 3-1),一方面纳四方之风景尽入户中,另方面突出于环境之中,成为人们欣赏的对象。它是心平气和的,无须为了安全和财富将自己包装起来,普通老百姓的房屋不用砖墙体,完全展示通身的木构架,木肌里,表达质朴的美(照 3-2,照3-3);而它又是谦逊温和的,不必雕镂藻饰、厅堂轩昂地显示富有和权势,它只在檐下辟一廊,人们休闲其中,流露出山野平民的生活气息(照 3-4)。其房屋平面布局以一字形和三合院门形居多,打破了“人之宅不过三间五架”的等级制度。普通人的住宅,不像在面宽的限制下只能向纵深发展的官宦大屋,它可自由地横向发展。横向发展成为它的一大特征(照 3-5),面宽超过五开间的比比皆是,至于七、九、十一开间的长屋也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十五开间的长屋(照 14-5)。还有一种三合院的变种 H 型,也呈开敞性质。一字形房屋小巧而富于变化,加上旁侧的厕所、储屋、猪栏等,造成体型和层次的穿插,使整个村子都显得开敞、明朗,体形活泼。“门”形的民居比较模式化,院前多不设墙,即使有,院墙的高度亦低于厢房底层披檐,院内的树木、瓜果都越墙透出(照 6-8)。更富特点的是正屋和两厢的山墙面和背面大部分作木板壁,在板壁上开门、开窗用直棂窗,堂屋前檐完全敞开,没有装修。家家楼房一般都不做楼梯,而用竹梯,上下位置也不固定,更加显示出自然的开敞的特色。村落中长条形房子居多,形成了整个村子开敞通透、明朗活泼的格局。

民居平面为田、目等形状时,可使建筑呈封闭型,隐现“内聚”和“藏”的底蕴,但就居住房间本身来说仍是开敞的:办法之一是做大天井,即在屋内设院(照 8-6)。浙中、浙西的天井式四合院和这儿相比,其天井是很小的,天井内不能种树植花;而温州的院落,可种树种花,有生产空间意义,天井不但大而且数量多。如永嘉芙蓉村大屋、平阳顺溪陈宅、泰顺雪溪胡宅都布置了前后院落,围合了很多天井,使房间都处于自然气息(院和天井)的氛围中;办法之二是布置大尺度的“堂屋”和檐廊。堂屋,温州人叫作“上间”,面宽一般 4~5m,有的达 6m 以

上。浙中、浙西的天井式住宅，堂屋前檐没有装修，空间与天井直接相融；温州大户民居从房间到院用廊过渡，连两厢也设檐廊（照 14-2）。檐廊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照 2-11），夏天纳凉，冬天负暄，老人晒太阳，小孩嬉游，汉子打牌，妇女纺织，都在这些廊下。

温州乡土民居除檐、廊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做法是明间檐柱之间没有枋子联系，形成了一个空档，这也使房子产生开敞通透的效果。《鲁班经》里曾说，人站在堂屋的太师壁前向外望时，应该看到门口的上槛背后衬着天空，不应该看到柱子间的枋子、檐口或其他东西。

综上所述，温州乡下的大户人家的房屋，运用众多的宽敞的天井（院落）、胸墙、檐廊，明间柱间不设额枋，以及四面开窗、开门等各种方法，加上精湛的小木作技巧，解决了大屋的通风、采光等问题，取得了开敞通透的效果。

四、木构架——深厚的历史渊源，精湛的薪传技艺

温州乡土建筑的第四个地方特色是木构架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精湛的薪传技艺，从整栋房子的大木结构到细部的小木装修，运用木材的技巧为其他地方所少见。更为惊叹的是保留了大量古老的木作技法，可称得上是古建筑的宝库，建筑形态以宋风为主要特征。

1. 梁架、斗拱、铺作

温州大户人家的建筑都用抬梁式，一般民居两端山墙面都用穿斗式。山区穿斗式木构架山面的上部，普遍用竹篱糊上砾灰筑成，既减轻了梁柱负荷，又取得了灵巧的结构感。其屋顶多为悬山顶，挑檐很深，木桁条直接架于梁上；一般为小式木做，梁、坊与柱采用榫卯连接，用料粗犷硕大。正是这些纹路清晰、质地细韧、质感强烈的材料，得以使早年的木匠们在建筑裁剪时一气呵成，创造出无数浑然佳构，显示出山野人的豁达性格（照 4-1）。山区一般民居多为小木屋，临街（路）木屋层层外挑，当地人有“占天不占地”之说（照 2-13）。

温州乡土民居结构上第一个特点是，正屋檐柱连线与厢房檐柱连线相交的阴角不设落地柱，而设一个垂花柱（亦叫垂莲柱、花兰柱、冬瓜柱）（照 4-1，照 4-4），其做法是把厢房的檐枋架在正屋的枋子上，相交处倒挂下这个柱头。这个柱头不仅有传递力的作用，也是匠师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被刻成各种类型、十分精致的圆柱；第二个特点是每两柱之间置月梁，梁上立支承柱（照 4-3，照 4-8）；第三个特点是正屋先建，厢房待建，为了在两端结束正屋的挑檐檩，则从垂花柱上按 45°斜角突出一段短短的挑梁，把挑檐端点架住。

温州乡土建筑中大木作的一些重要特点基本和宋式建筑相同，尤其是温州的祠堂（图 1-1，图 1-2，图 1-3，见第二部分测绘图，下同），构架比浙江其他地区的

祠堂更接近宋代的《营造法式》，它不仅每柱上都有栌斗，而且在于起结构作用的月梁，不是插入柱身，而是架于栌斗上（照 4-8），明乳袱虽一端插入柱身，但另一端必置于檐柱栌斗内，而江南一带的厅堂普遍不是这样做。另外，民居、祠堂中有柱与屋脊的升起及柱的侧脚等，这些做法，在明清时代的宫式建筑中已极为罕见。

温州乡土建筑中保留了大量宋风，不仅仅在于梁架结构方式上，其下考究的铺作是更为明显的说明。从整体来看，温州民居的檐下做法各式各样，异彩纷呈，以不同的区域、不同建造年代而各异，从整体上讲，铺作及檐下构件较质朴，颇具宋风；民居中，一般只在檐柱、前步柱及二层檐柱上坐栌斗、施铺作，虽然历代帝王都严禁庶民居宅施重拱藻井，到明代甚至严禁任何斗拱的使用。但这里乡土建筑中斗拱使用仍十分普遍，宗祠庙宇、戏台、亭阁上的斗拱做得比较华丽，民居中的斗拱从功能上、视觉上都趋向于实用、简洁、少有夸张。很有意思的是，一些有身份的人，住宅门上几乎都做上了砖的斗拱，起了极好的装饰作用。住宅一般只在柱头上安一个坐斗，形式古老，多为圆的或圆角海棠瓣的，很少用方形的坐斗；只有在檐廊里穿插枋和抱头梁上承接卷棚轩或井口轩的枋子或檩子的小构架上，有方形的坐斗。有些住宅的柱头上做出一个翘托住挑檐檩，少数讲究的有正心瓜拱和厢拱。

温州永嘉一带的斗拱做法较多古制，柱头有明显卷杀，柱顶坐栌斗，檐柱上多用圆栌斗，这种栌斗宋时出现，后来发展出各类瓜棱形斗、海棠形斗，在东阳等地的民居中多见。而这种质朴的圆栌斗似乎仅于温州一带能见，栌斗上缠有一匝当地人称为“白藤”的藤条，十分结实，用来防止栌斗开裂。额上及月梁上的坐斗一般斗欹较高，占斗高的 $5/9$ ，而宋代斗欹仅占斗高的 $2/5$ ，由于它特殊的比例（姑且称为“高脚斗”），产生的作用近于蜀柱用以抬高枋。

一般檐柱上有简单的一跳斗拱，《营造法式》中称为“斗口跳”（图 11-5）；即栌斗横出泥道拱承托柱头枋及檐，纵向外出华拱一跳，跳头上施令拱，替木承撩檐，向内减拱承月梁，月梁有时与令拱上的耍头连做与横的各枋相交加固，耍头作麻叶云。清末民初的一些民居受江南建筑影响较大，干脆省去斗拱，并将轩梁挑出，做一道华板，板上承枋传。

还有一种斜撑拱，一头插入柱身，或立于丁头拱上，另一头置斗承枋传（照 4-9）。这种斜撑拱其实与徽州盛行的斜撑同源。徽州及东阳的这类斜撑成为装饰的重点，明代还多见流云卷草的较朴素纹样，至清朝就出现了繁冗的圆雕。温州这类斜撑拱与福建永安、太宁地区的这类构件极相似，上端持斗，下端作卷曲水纹，雕刻精美。另外，在泰顺、平阳一带可见类似关刀拱的插拱构件，有的斗拱退化为花冠形（图 11-3），这一类斗拱与福建龙岩等地的做法相类似。以上两种斗拱做法都表明温州民居与福建民居在木作上的相互影响。

另外,永嘉民居中还大量保留了逐跳偷心插栱的做法,这类插栱做法在江南极为罕见,在日本东大寺却能见到,我们推测其渊源来自宋代江浙一带民间,这种插栱多用于民居的宅门、村寨的溪门,以及牌坊上,逐跳偷心,不施横栱,气势颇大(图 6-1)。在诸如苍坡溪门(图 5-1)、花坛宪台牌坊(图 4-1)、花坛敦睦祠(图 3-1)门上多次出现了结构性的多重下昂,昂头修长,多人凤头象鼻,昂间贯以覆莲梢。

更为罕见的一类构件是所谓的上昂,这种构件虽载见《营造法式》,而现在实例不多,仅于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宋)与金华天宁寺大殿(元)中可见。但在温州地区的乡土建筑中却大量运用,如苍坡溪门的补间铺作(图 5-1)、苍坡仁济庙正殿及蓬溪康乐公祠(图 2-2)的戏台中都用来承挑天花板口枋;芙蓉司马第及平阳顺溪陈家古宅(图 11-6)中用来承托传梢。温州一带上昂的普遍存在再一次使人们认识到温州民居中木作的古老。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永嘉花坛村敦睦祠的祠门分心槽构架上,发现了十分罕见的“连珠斗”的做法(图 3-3),这样的做法见诸《营造法式》,而实例仅见于苏州云岩寺塔内槽。温州民居建筑中保存了这么多罕见的古代木做法使人们不得不将它称之为古代木作的“活化石”了。

另外,假昂的做法也可见于温州。如泰顺上洪黄宅宅门连出三跳(图 11-4),其华栱已失去原味,栱木平直,仅于端部承花冠状变形斗,这种做法也多见于福建;其上插两层假昂,与其言“插”,不如说“挂”。

温州乡村祠堂的戏台深受苏南民间木作的影响,檐下铺作呈现纤细精巧的特点,如渠口村叶氏大宗的戏台(图 1-1),柱间额枋也显细长纤巧,其上所刻纹饰比较细腻,补间铺作两朵立于额枋上,纵向外出两跳插昂,昂头极为纤细,做成扁平的凤头,苏南风味十足。而昂上坐斗,斗两侧插蝶翅状翼板,这类装饰多见于东阳民居。柱头铺作其实是转角铺作,做法更为复杂,除了纵横各出假昂外,45°斜出双昂,其下以“天王举塔”的圆雕承托,刻工精湛,形态可掬。

另外,温州民居中还有各式各样的斗栱做法,但数量少,偶然性较高。总的看来,斗栱构件平直粗壮的受福建影响,纤巧细腻的受苏南影响,介于其中比较质朴、结构功能较强的做法多为宋代木作的遗风。

2. 天花藻井

温州民居往往于底层前廊内作轩,轩顶有的用朴素的平板篷轩,有的用卷篷轩,但都不过分装饰。其祠堂大部分彻上明造,也有的作廊轩、抬脚轩及覆水椽坡顶的,最为华丽的则可见于戏台或亭榭中。

永嘉渠口叶氏大宗祠内的戏台藻井极为华丽(图 1-4,照 4-10,照 4-12,照 4-13),它的作法是于诸铺作斜拽内出华拱承托藻井井口枋,之后由各补间铺作继续出四跳,每跳承井口枋,最上跳承圆藻井盖,诸枋间覆斜板,绘戏剧人物,五彩

缤纷，艳丽夺目。诸跳采用卷草状华拱，刻工精致，曲线流畅，每跳下贯以覆莲梢，不禁令人联想起“双覆并菱，荷重英昂”的诗句。

永嘉芙蓉村陈氏大宗祠戏台的藻井略质朴一些，虽也有层层出跳的卷草纹华拱，但仅出三跳，上承平天花，装饰以朴素的棂枋。

3. 屋面

温州乡土建筑整体上看起来十分生动飘逸，这种韵味的产生，一方面要归功于各种檐，另一方面是屋顶的处理，运用了举折、生起和侧脚的手法。屋面上下弯曲叫举折，左右弯曲叫生起，侧脚就是柱子向中心倾斜。

温州的气候闷热，房屋需要避免阳光直射，又需要挡风，因此，进深很大，出檐深，这样，屋面也就很大。屋面大了，就会呆板单调，由于用了举折、生起、侧脚三种做法，使房屋产生了两个曲面。从山墙看房子，由于举折做法，产生了一个微微弯曲的“人”字（图 9-3）；从高处看屋脊，由于生起的做法，产生了一条扁担一样向两头微翘起的曲线（照 1-5，照 5-11），使屋面生动而有灵气，并且充满张力。整个村子虽然到处是屋顶，不但不沉闷，反而有一种亲和、轻快的气息。

这里的建筑，就连一些单坡，甚至连门屋、厕所之类的顶也要作举折和生起处理。它的主要做法是靠“升头木”或者垫瓦等。温州乡土建筑中凡小型的、形象完整表现出来的如亭子、寨门、牌楼、院门，侧脚是必有的，这种做法，一是加强了形象的整体感，二是使结构更加稳定，三是反衬出屋顶的舒展飘逸。

4. 小木作

民居中前廊后多安隔扇门，扇心一般为较朴素的棂花（参照 4-16，照 4-18），多为直条交拼如宫式、书条式，少用曲纹，不同于徽州、苏南一带棂花的繁芜。明式柳条窗也颇多用，至于檐则多安装直棂窗。总之，温州山区村民崇尚朴素自然，不喜靡费，所以，整个装修上也少饰浮华，更具质朴的书卷气（照 4-17，照 4-20）。

温州民居的木作体系，不如官式木作规范化、纯正化，而更多地呈现出多元化，即受到不同地区、时代的影响，相互融和，取长补短，当然也不失本地区特色。例如，温州地区，虽然受到苏、皖、闽以及本省民居木作的影响，但仍保存了它自己可贵的木作传统，即一脉相承的宋代遗风与朴素自然、爱好天然曲材的风尚。所以，在民居木作的研究中，不仅要理清它本身木作的诸特征，还要纵横向加以联系，一方面探寻木作在历史上的演进，另一方面考察各地民间木作的相互影响。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是官式建筑与民间建筑的相互联系。这两者之间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补充。这就如同舞蹈、戏曲等文化艺术，民间的文化是官方艺术或高雅艺术的源泉、基础，为其提供养料，

同时官方的或高雅的艺术又在一定程度上反馈到民间,影响民间的文化艺术。当然,木作并非一门纯正的艺术,但作为一门建筑技术,它的普遍性更为突出,更易产生相互交流。温州民居给人们的启示最宝贵的也正在于此!

温州人使用木材的特色,还在于保持了木头的原始色泽,不着油漆的木材,犹带着天生的弯曲和裂纹,充分流露出山野人爱好自然的人文气质(照 4-19)。

五、砖石作——朴实的恋土品质,豁达的山野性格

温州乡土建筑中,使用砖、石的本领极为高明,闪现出豁达的乡土性格。温州境内的山体主要由流纹岩、凝灰岩和花岗岩构成。这儿的采石业早在南宋时就闻名全国。建筑地基、台阶、地墁、柱础、墙裙、墙身普遍用毛石、条石、片石、块石砌筑。它很好地解决了地下水位高和抗风、防洪、防卫问题。温州人称涧溪为“卵石垄”,遍布于山溪的卵石更是信手可得、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人们除普遍用它平砌地基、墙身外,还用它驳岸、筑墙、砌水沟、铺路,甚至用它当坐凳。圆滑润湿的卵石,不但具有粗中有柔的艺术效果,还给人一种“水石同踪”的感觉,内涵流水的体态,展现出国人繁衍渐进中以水为脉的不断追求(照 5-1)。

砖石技艺包括石阶、地基、墙体、屋面、地面、路面,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卵石、蛮石墙体(照 5-2,照 5-3)。这里的乱石墙,乱而有规律,极具匠心。常见的有规则人字墙、渐变人字墙、自由人字组合墙、渐变墙、突变式墙、席纹组合墙。不用灰浆、灰泥或其他填料,墙体自下而上缓缓收分,有的做成内凹的弧面,底部放大,十分稳定。卵石、蛮石形状大体一致,但各有区别,颜色深浅有致,这些大小形状色泽不一而又感到是统一的石头,经匠工们一组合,成了一种艺术体了。墙体的凹凸大,缝隙宽而深,富有雕塑感。卵石给人一种有水分的感觉,在阳光下扁的、厚的、椭圆的、方圆的、青绿的、灰白的、柿黄的、深褐的,个个赤露着挤在一起,泛着水光,石墙仿佛有了生命,有了情感(照 5-4,照 5-5,照 5-6)。

温州多雨,乡人非常重视路面铺砌。其路面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规则石块路面,铺法有平铺、斜铺两种,多用于村中主要的路面上;二是砖路面拼成各种图案;三是卵石路面,它又分自然形态路面和席纹卵石路面,条石、卵石混合铺砌的路面,条石铺在道路中心线上,它能强调道路的修长和方向,表现出村巷的宁静气氛(照 5-18,照 5-19)。当然也有条石铺在两边,卵石铺在当中的(照 12-10)。路面的装饰也极具匠心,常常在道路的重要部位如转弯处、交叉口、门口,或道路铺设到一定长度以后,镶拼一些图案,使单调的路面变得丰富、亲切。图案有几何图案、花纹、文字,当地人称为插花石。有些图案则有配合街巷的风水意义,表示吉祥。卵石路面材料本身就非常斑烂多彩,加上时间的作用,人们在上面一脚一脚地踩出光泽、汗渍来(照 5-19,照 5-20),石缝里挤出调皮的小草野花(照 5-21,照 5-22),整条路面像农家的小日子一样亲切、近人(照 5-22)。

路的起点或终点即农家门台口,由于路有了宽窄、平斜的变化,加上台阶门台、门台两边的墙体,组合成农村极生动的小空间,如上述照片展示,看了以后真是欲罢不能。

顺便提一下,有些大户农家的院子或重要地段的路面、广场,也有用石丁桩铺的,石缝整整齐齐,石丁大小齐一,当中凸起,涨满了精神和力感(参照 6-1)。

砖瓦作以屋脊较有特色,大多数正脊都做得很简洁庄重(照 5-7, 照 5-11),两脊端做有与屋脊曲线十分和谐的回字纹或卷草纹,微微翘起,朴实有力(照 5-11)。也有的在脊头上装饰常见的乡土气十分浓的题材,如葵花、花盆万年青、鱼、鸡、狗。

砖雕是温州古代泥瓦匠的拿手戏,花墙随处可见,常用在住宅或祠堂的院墙、砖门楼两侧八字墙上部。家境好的人家,则用漏砖花墙作隔墙,如蓬溪近云山舍院内隔墙(照 5-9)、苍坡水月堂、埭头祠堂院墙、金乡沈宅院墙等,花墙极为精致,有的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平阳顺溪陈氏第四份大屋,瓦、瓦挡、漏砖隔墙,融成一体,整幢房子就像砖瓦雕刻出来一样,荡漾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照 5-11)。

漏砖花墙种类很多,常见有回纹式、十字式、菱花式三种。漏砖花墙有的是用砖雕成的、烧成的,有的是用瓦片组合成的(照 5-8, 照 5-9, 照 5-10)。漏窗,也是常见之物,基本做法是墙上留洞口,用砖瓦拼搭成各种各样空透的图案,墙面显得生动活泼。这种窗,既没有窗扇,也没有窗纱、窗纸,风格原始自然。人们可从唐代诗人皮日休的“石窗诗”:“苔染浑成绮,云漫便当纱。楣中空吐月,扉际不局霞”中品味其神韵。